

洛可可◎著

木棉道

SILK COTTON STREET

A lot people hope love is to take you flying
but a few knows that true love is for you to stay with me.

阳光出版社

洛可可华丽转身，《小时代》后，请走《木棉道》
立足金融风暴中的职场，释放经济低迷下的情感
90后的明天，80后的今天，还有70后的昨天

一生要失败几回，
才知道成功的意义
一生要爱过几回，
才了解爱的真谛

洛可可◎著

木棉道

SILK COTTON STREET

A lot people hope love is to take you flying
but a few knows that true love is for you to stay with me.
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棉道/洛可可著. —银川:阳光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80620-431-3

I. 木... II. 洛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00497 号

木 棉 道

洛可可 著

责任编辑 马 璟

封面设计 

责任印制 石 军
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杨宏峰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80 千

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620-431-3/I·77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[目 录]

CONTENTS

- Chapter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
- “小时候被逼着读书，读完书就被逼着找工作找对象！然后再被逼着结婚生孩子……生了孩子又是新的轮回！”夏小蝉诅咒着：“如果工作能像恋爱一样就好了，我一定要找个自己喜欢的！”
- Chapter 2 面试如相亲，投缘最重要 17
- 她没想到在公安局里，程梓同志的个人问题看来是个政治问题！这一会功夫，同事ABCD，上级1234，手下周武郑王……稀里哗啦近一打半的人，都一一进来，走马灯似的打转！
- Chapter 3 请笑纳我不贵的口红 34
- 丁嘉龄迟疑了一下：“我不能穿着香奈儿的套装去上班的，我的上司也是女的，万一她穿个秋水伊人可怎么办？”她惋惜地叹了口气。
- Chapter 4 猫吃鱼，狗吃肉，奥特曼打小怪兽 52
- 气球下面总该有根绳子，绳子的尽头应该被抓得紧紧的。可是，抓得再紧，氢气球只有两种命运，一是破裂，一是泄气。而他呢？将面临哪一种命运？他不知道。
- Chapter 5 本人已死，有事烧纸 68
- “现在开始谁也不许生病！”柳丁丁很权威地一凶，“你的稿子因为广告要删字数！如果没死，20分钟来报社！”
- Chapter 6 环保，才是真的潮 84
- “我根本不用。”夏小蝉笑嘻嘻地抹一下脸，“抹点小护士就得了，怕什么？该老一样会老，等老了，什么碧欧泉，雅诗兰黛，拿它当水喝都没用了！”
- Chapter 7 夹心饼干的N种滋味 100
- 就像拿惯了\$年薪，第一次，看着后缀的RMB时心里浮起的失落和沮丧——像个曾经被偶像风流追求过的美人，临摹只得嫁了个卖白菜的那样难堪。她，丁嘉龄，所有的人都只看到她的荣光，所有人都看不到她身后的阴影。

Chapter 8	一个很无聊的问题	116
	她不知道爱上爱情和爱上一个人的区别，但是，她凭着女性的直觉看着他，哼，他明明还在想念那个花束女嘛！他明明还在对她的爱里纠缠嘛！	
Chapter 9	石油先生的鲍鱼夹馍	131
	男人在饭桌上拼命恭维的美女，是准备推荐给别人的，而他们假装不理不睬的壁花，却是准备留着自己追的。	
Chapter 10	情人眼里，雀斑也是珍珠	147
	“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的，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啊！”他俯视她的眼睛，面色郑重、诚恳、而真挚：“你对我来说，就是最好的！”	
Chapter 11	爱情向左，升职朝右	160
	这大概是二零零八年最有看头的风景。霓虹灯在寒空中闪烁，刹车声、喇叭声、咒骂声中，一个头发凌乱的女子，穿着秋水伊人的套装，脚上却不伦不类地穿一双平底棉拖鞋，拎着高跟鞋和一大包杂物，在塞车的长龙中踽踽独行。	
Chapter 12	唯一不能山寨的，是爱情	175
	把头凑近了地，他温柔、坚定、勇敢而“残忍”地说：“在你看来，山寨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，但是，我认为感情，是不可以‘山寨’的！”	
Chapter 13	在中国，没有老友记	189
	一路上，谁也不说话。两人心中都有份哀惻的感觉——人，要说一句刺伤对方的话是太容易了，要弥补却太难了。	
Chapter 14	白骨精永远斗不赢唐三藏	204
	“工作可以留意能培养的人，但感情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培养。”柳丁丁叹息，拍了拍夏小蝉的肩膀，“工作和恋爱，都是一种选择。坚持是一种信念，放弃是一种洒脱，等待是一种办法；而最终的结局——只有一个。”	
Chapter 15	爱情之所以为爱情	216
	男人对女人的致命伤，并不一定是移情别恋；而是，在她期待的时候让她失望，在她脆弱的时候没有拉她一把，在她成功的时候居然妒忌她。	
Chapter 16	我不怕失去，只怕不能给予	228
	一个女人对男人的“给予”，竟然比“舍弃”更致命——因为她本意不在于伤害，在于爱。却比伤害让他觉得更耻辱。	
尾声	走，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木棉道	243
	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木棉的花语，只是，总是要经历过许许多多事情后，才能读懂——那就是：珍惜眼前的幸福。	

Chapter 1

出来混总是要还的

“小时候被逼着读书，读完书就被逼着找工作找对象！
然后再被逼着结婚生孩子……生了孩子又是个新的轮回！”
夏小蝉诅咒着：“如果工作能像恋爱一样就好了，我一定要
找个自己喜欢的！”

1

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练车的日子，天气好热，太阳好大，晒得人头昏昏，脖子后面全是汗。

夏小蝉烦躁地坐在后排，听着教练正把驾驶座上的一位师姐数落得狂风暴雨一样。

“上二档……上三档，拉起来！”教练大声呵斥着。师姐紧张得手足无措，死死地抓紧方向盘，眼睛紧盯前方。

见鬼！夏小蝉暗自撇了撇嘴。“简直是魔鬼训练！”她嘀咕着。这一票师兄

弟师姐妹有七八个人,有的在学前摸过几下车,有的则连离合器在哪做什么用的都搞不懂。可教练才不管这些,不管你会不会,就先让你坐在驾驶座上,把车动起来。如果你开不起来或动作错了,他会严厉训斥,甚至还有粗鲁动作,弄得大家心惊胆战。

“叫你拉起来,别那么慢!”教练又在咆哮了,师姐依言行事,车子一下子快了起来。没几步,前面有个急转弯,师姐开始打方向盘,车子转了过去。

“回,回几把!”夏小蝉忍不住出声提醒了,她算是和男生们混过一段时间的车的。不料教练回头对她咆哮:“少插嘴!你很能耐吗?会的话就不要坐在这!”

Kao! 夏小蝉怒火轰然而起。这哪是来学车的,分明是来学气的!可是有什么办法呢?怪自己运气不好,毕业正赶上金融危机,纽约一声激烈的咳嗽,咳出华人圈一批人的典型性肺炎。连雷曼兄弟都倒闭了,她,夏小蝉,一个学服装设计的大专生能晃悠出什么名堂?

还记得毕业前夕的那段日子,她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投简历与面试。某日,她风尘仆仆地颠簸在公交车上,忽然接到了一家人的电话,通知她第二天早晨去面试。

“下午可以吗?早上有另一家人的面试!”头昏脑涨的夏小蝉脱口而出。

结果可想而知,人家再也没理她。夏小蝉因此被舍友们讥笑“习惯性诚实”的“面试菜鸟”。有了这次教训后,后来的面试,夏小蝉就告诫自己要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。可惜,自我感觉充分的准备和良好的面试过程,并没有把她送往成功的舞台,而远在老家的妈妈,却忍无可忍了——

“上次你说去一家皮革公司面试,要买他们的皮包研究下,这次你又说要去一家外贸公司要研究他们的服装!”妈妈在电话里气咻咻地大叫,差点震破夏小蝉的耳膜,“下次如果去房地产公司面试,是不是还要我给你买套房子?!”

“这个……嘿嘿……”夏小蝉哼哼唧唧,“我不过要准备充分点。老妈你要知道,这枯燥的生活,很容易损耗人的智商……”

“我看你这是损耗我的钱!”小蝉妈妈下了最后通牒:“小蝉,你还是回家算了!工作的事情我来给你想办法!”

于是,断了经济来源的夏小蝉只得牙一咬,背起行囊,回到了那个太湖边的南方城市。回家就回家吧!她自我安慰,至少不用厚着脸皮去刷舍友的饭卡!可她没想到,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老妈逼着去学车!伟大的和她一样是射手座下出生的老妈!办事一向冲动有余,理性不足。在麻将桌上被几个老姐妹一挑唆,说什么“热门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有三个方面:电脑、英语、开车”脑门一热,就逼着她报了名。

这会又不怕自己“损耗”她的钱了?夏小蝉无可奈何地想,看来,麻将容易“损耗”人的智商才是对的!也不想想,这年头汽油比香油还贵,这么多人都报名,学会了开车、领到了驾照,真正买车的又能有几个人?

……“轰”地一声,打断了夏小蝉的胡思乱想。车子左前轮下到沟里了。如果不是教练制动踩得及时,车子肯定撞上护坡。

“你是白痴啊!”教练脸色铁青。师姐的脸却红一阵白一阵的,煞是可怜。“我,我是第一次……”她轻声解释着。

“任何事情都有第一次!”教练还要训什么,忽然公路上响起了引擎的声音,接着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教练车附近。隔着一段距离,夏小蝉看不清楚那人的面容。只看到他对着车子挥手。教练随即离开了副驾驶座:“我下去一下,等着!”

教练一走,师姐惊魂未定,下意识地离开了驾驶座,坐到夏小蝉边上。不住地喘息,夏小蝉同情地从包里找出了纸巾递过去:“擦擦汗吧。”

师姐感激地对她笑了下:“谢谢啊。唉,我是年纪大了,手脚都不听使唤了!”

“别理他!”夏小蝉胸中涌上一股打抱不平的气,“凶得要吃人一样!其实学车很简单!”

“你会呀?”师姐低声请教。

“当然!”夏小蝉得意地说,“点火,上一档松离合踩油门……”她比划着,“一点不难!”

“点火,然后离合……”师姐重复着,“什么上档?”

“不对,是上一档,再松离合!”夏小蝉代替她着急。没有多想,腾地站起来,一个箭步跳上了驾驶座:“喏,我示范给你看!”

“哎……别乱动!”师姐急忙制止,可来不及了,夏小蝉麻利地打火、挂档,松

离合踩油门，车子“刷”一声，直接冲了出去！

“危险！”“快停车！”“这是干吗？”车厢里，正在聊天的学员们措手不及，眼看着车子冲出去，顿时大乱。

“刹呀！刹呀！”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喊着，要夏小蝉停下来。他普通话不标准，听上去像是“杀呀杀呀”。可夏小蝉根本听不到这一切，操纵着方向盘，她已经浑身是汗了。以前虽然跟男生们混过一段时间的车，无人的公路上，在男生指导下也敢开上一段，可是一旦独个儿操纵方向盘，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拉风！

慌乱中她一通狂打狂回，车子左摇右晃像一个醉汉。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她吓得心惊胆战，想拉手刹又想踩脚刹，一个不留神就踩错了油门，“呼”一声，车子又往前冲——前方出现了一群羊。

“让开啊，让开啊！”夏小蝉尖叫，好像羊也听得懂她说话一样。一边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吓得羊群四散。那赶羊的人对车骂了一句什么话。想骂她的人一定很多！

“别骂了……我还才毕业没找到工作，我不想就这样玩完……”夏小蝉几乎哭出来了，心冰凉冰凉的。眼看着前面出现了一个上坡路，一辆车从侧路口驶出来——

“啊——”夏小蝉放声尖叫，好在对方灵活地一打方向盘，和她擦身而过。也是因祸得福，她的车速度一下降到20以下，快发不动了。她咬了一下嘴唇：“左边是油……油……油！”她念叨着，狠劲一踩脚刹——

“吱——”车子终于擦着路边黄线，惊险万状地，不甘心地停了下来——也死火了。

夏小蝉瘫软在座位上，一头一身的汗，几乎虚脱。与此同时，那辆摩托车追上来挨着车子停了下来。还没停稳，车后座上的教练就气急败坏地跳了下来，直向车上冲去。他一手掀起了狼狈不堪的夏小蝉，霹雳一样地咆哮道：“你疯了！嫌命长吗？！”

“对不起啦……”夏小蝉自知理亏，陪着笑道歉。

“对不起？”教练气得发抖，“一句对不起就行了？车上那么多人，要是万一

有个闪失,你是自己送死,大家都跟着你玩完!”

这几句话显然起到了“蛊惑人心”的作用。夏小蝉偷偷一瞧,好家伙!所有的学员都脸色铁青,谴责样地看着她,就连那个被教练骂得像头猪的师姐,也点头附和!

“反正,反正……现在人都没事!车也没事……”她嘀咕着,“我跟你们都道歉就是了!喂,你们还这样看我干吗?把人都看毛了……”

这话好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,无人应答。学员们都齐刷刷瞪着夏小蝉,眼光里像要飞出小李飞刀。

“要是看我不顺眼,我……我现在走就是了!”她立刻想要开溜,却又对上教练的那张气得变形了的大饼脸。

“走?”教练大声怒吼,“这会想走了?没那么容易!你说!你叫什么名字?哪个单位的?说!”要是夏小蝉是个男孩儿,估计这会他早上去施与一顿老拳了。

嗨!还想去单位告状?你打错算盘了!夏小蝉暗喜,不甘示弱地回答:“行不改名坐不改姓!夏小蝉!无业游民一个!”

在众目睽睽下走出驾驶学校,一直到上了回市区的公车,夏小蝉才松了一口气。拿出包里的小镜子照了一下:镜子里的自己双颊绯红,眼睛发亮;脸上汗水混合着尘土,满面黑一道白一道……还有一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树叶贴在头发上面。

她摘下了那片树叶,掏出纸巾擦去脸上的汗水,对镜子里的自己挑挑眉毛,做了个鬼脸:“哼,本姑娘没单位!看你能把我怎么着!”

2

黄昏时分,一轮落日正缓慢地往下沉落,夏小蝉卧室有一扇窗子朝西,她趴在窗口,看着整个天空被一层又一层的彩霞所堆满。一天又过去了。

她走到客厅里,开了冰箱,还剩下最后一听可乐,倒了半杯,灌了一口,她回

到卧室里,继续对着天空发呆。真的是太无聊了。这里旧日的朋友已经失去联系,工作找不到,大学的同学又天各一方……每天对着饮料和冰激凌,估计夏天过后,自己会变成一只标准的沙发薯仔!

再喝了口可乐,看到床上还丢着衣服和影碟,她正想动手收拾一下,门却在这时候响了起来。三下,有礼貌的,然后又是三下。

“来了来了!”夏小蝉心想一准是老妈又忘记带什么东西了。她拖拉着鞋,端着杯子去开门。不料门开处,却发现一个高大的男人,穿着一身警察制服,上下打量着她。

“呃……”夏小蝉一怔,“你找谁?”

“请问,有一位夏小蝉小姐,是不是在这里住?”男人扬了扬工作证,“我是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警队的警察,这是我的证件……”

“CID?”夏小蝉猛地脱口而出,男人一愣,不由笑了起来——什么CID,港片看多了吧?

“哦,我就是夏小蝉!”夏小蝉回过神来,也报以讪讪的一笑。这警察宽额,浓眉,一对锐利的眼睛,还是相当不错的!她忍不住花痴了一下,再看他一眼——噢,美中不足!就是黑了点!Kao!应该是“太”黑了点——是东山挖过煤还是夜里抹过黑?

“你找我干吗?”她开大门,“进来坐!”

“不了,谢谢。”警察对她礼貌地点点头,眼底,有两小簇研究的光芒在闪动,“请你跟我走一趟,有人检举你今天早上,试图偷走蓝风驾驶学校的16号教练车!”

“噗——”夏小蝉正喝了一口可乐,听到这句话,她差点把整口可乐都喷出来,慌忙放下杯子捂住嘴,却呛得大咳特咳起来。她一面咳,一面忍无可忍地叫起来。

“哎哟,我的妈!哎哟,我的老天!哎哟,我的上帝!咳咳…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?咳咳……偷教练车……我会偷教练车……咳咳……”

“你咳完了没有?”警察还是靠着门,彬彬有礼地站立着,声音里却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,“如果咳完了就跟我走。”

听出他语气里的严肃,夏小蝉深吸了口气,抚着胸口,勉强控制住自己脸上的笑,“我没偷车,这完全是个误会,我……”她想解释,但一想到“偷车”这顶大帽子扣在自己头上,就觉得好笑,又忍不住笑了起来,“搭线……哈哈……喂,你别误会!”她急忙解释,“我不是说你搭线,我是说那个教练搭线,哈哈,嘿嘿……”她越想越好笑,干脆扶着门框,笑得弯下了腰。

“笑完没有?”警察静静地问,“笑完了就跟我走。”

“喂!”夏小蝉指着他,“没搞错吧,你真的相信像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个弱女子会偷一辆老爷车?我要那破车做什么用?不能吃不能喝就是砸了当废铁也卖不了几个钱!”

“你说完没?”警察再次重复,“说完了,就走。”

“Kao!”夏小蝉哭也不是,笑也不是,“你IQ被人打劫了?我没偷车,我告诉你!”她对准他大喊,“我、没、偷、车!”

“喊完没?”警察还是一副悠闲的样子,不急不躁,“喊完就走。”

“……”

二十分钟后。

穿着长裙和高跟鞋的夏小蝉不情愿地坐在吉普车的副驾座里,望着前面飞驰的树木嘀咕:“走就走,咱谁怕谁,你搭线,不见得你们领导都搭线,看看我这样的淑女,像是会偷车的样子吗?到时候我要反告你侮辱了我的人格,伤害了我水晶般纯洁的心……喂,你叫什么来着?”

“程梓。”对于她的喋喋不休,警察只简单地回答了两个字,专心地开着车。

“程梓?”夏小蝉也没问这两个字怎么写,胡乱地接话,“好,就程梓吧!你真的相信我会偷车?我今年可真是流年不利!毕业等于失业,回老家又碰到一个猪头教练……对了,你不要太晚让我回家!我妈妈知道了会担心的,啊,跟你说话呢!”想到万一妈妈知道这件事情,她才真的有几分焦急起来。

“要是我妈知道我进了公安局,她会急死的!”

程梓此刻才扫了她一眼,他有些好笑她的语气,还像个粘着妈妈撒娇的小女生。但听得出来她是孝顺的。本来么,她也顶多就二十二三岁的样子,她是淘

气吧！其实她多少是怕的，他看得出来——出门时候她非要自己等她，换了所谓的淑女装来虚张声势。一路上还喋喋不休给自己下意识地壮胆。

她这小小的，带点笨拙却可爱的心计，让他觉得很有趣。但他努力控制着面部的肌肉线条，刹住了车。

“到了。”

到了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夏小蝉觉得有点不对头，但下意识地拉开车门下了车。她是个天生的路盲，再加上很多年没回过老家了，一时间辨认不清楚方向。但毕竟是自己家乡，仔细看了一分钟后，她发现，这是通往市里有名的旅游景点，端云山去的一条大路——也就是她练车的那条路。不过程梓是从市区的二环路上直接开车过来的，而她白天坐的公车是从居民区兜了个大圈子到这里的。

“不是说去公安局吗？”夏小蝉疑惑地环顾四周。话未落音，路边的长草簌簌一动，一个人拨开草钻了出来，还没看清楚面目，便听到一声怒吼：“好！你终于来了！”

“哦——是你！”夏小蝉望着那张横眉竖目的大饼脸——不是那个驾校教练还能是谁？再看看一边转开头去的警察，她嘴巴愕然地张着，有点困惑，有点茫然：“你和他——你们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程梓回避着她的目光，但唇部的线条分明是在努力控制住一个恶作剧的笑容，“他是我堂哥……”

“别跟她废话！”教练又吼了起来，“你早上也看到了，这不知轻重的疯丫头差点把全车人都害死了！”

早上？夏小蝉眼珠疑惑地转动着，忽然想了起来——这个警察，就是早上骑摩托车来找教练的男人！怪不得看他那么眼熟呢！原来他们是兄弟！原来这猪头教练有个做条子的弟弟！那——那就了不起吗？

“哼！”她脖子一梗，像一只备战的刺猬一样，昂起了头，“你们要干吗？”

“你别怕！”程梓急忙补充，“哥哥只是吓吓你。你……你早上也是过分局了点！”他又转向一边的教练，诚恳地劝解说，“哥，算了，她还是个孩子！叫她跟你道个歉，这就送她回去吧。”

“想吓我？没那么容易！”夏小蝉背脊一挺，老羞成怒地，豁出去地喊了起来：“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！简直是老太婆背墙喝稀饭！”

“什么？”教练怔了怔，“她在说什么？”他问着堂弟。

“她……”程梓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；“翻译”也不好，不“翻译”也不行。夏小蝉却一个箭步跳到教练面前嚷：“你白痴啊！卑鄙（背壁）下流无耻（无齿）！”

“嗨？你还敢骂我？”教练又惊又怒。

“骂你怎么样？我还敢打你呢——”夏小蝉一不做二不休，举起手，就要一个热辣辣的耳光抽过去。可手到中途就被教练眼疾手快地一把钳住：“谁卑鄙了？你害得老子这个月的工资被扣光了！你——”他目光里喷着火，“你这个不知死活的黄毛丫头！”

“哥！”程梓想上去拉开，“别这样！”

“妈的，要不看你是个女的——”教练重重把夏小蝉一甩，她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疼得直吸气。教练狠狠瞪她一眼。利索地走过去拉开吉普车的车门：“程梓，上车！”

“哥！”程梓想说什么。

“还呆着干什么？等着吃饭？”教练已经坐上驾驶座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叫你上车！”教练从窗里伸出头来，额角青筋暴露，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哥吗？”

程梓只得为难地，被动地上了车。车子呼一下开走了，扬起一阵烟尘，很快消失在夏小蝉的视线中。

“就这样走了？莫名其妙——”夏小蝉揉着生疼的手腕。好一阵子，才反应过来——她明白这对兄弟的目的了！他们并不只是“吓吓她”这么简单！这里，最近的公车站少说也要走四十分钟，而走到那里一定也没车了。身上虽然有钱，但这条路这样荒凉，根本没有出租车可叫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怎么回家？

“哎——”她徒劳地站在公路上，对着一辆运货的大卡车喊了一声。

卡车轰隆隆地从她面前开过，扬起的烟尘和沙子呛了她一嘴。

“呸！”夏小蝉啐了一口，“我自己有11路，你们能把我怎么着！”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。

天色一点一点地黑了下来。

程梓兄弟俩开车离去后一个多小时，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射手女夏小蝉，总算尝到了被人整蛊的滋味——

她记不清楚自己走了多少路了，尤其可恨的是，自己还偏偏换了双细高跟鞋，一瘸一拐，踢踢踏踏。终于，在市区的灯火在望的时候，她的两只脚开始不买账了，脱下鞋子，左边右边，明晃晃的大水泡示威一样地挺立着，怎么都不肯让她把鞋子穿回去。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十。十步一歇，可以了吧！”夏小蝉只好采取怀柔政策，学着《青蛇》里的方针，对它们安抚一番，可是这两个家伙就是不吃这一套，示威一样让她疼得钻心。

眼看着时间越来越晚，夏小蝉又气又急。咬了咬牙，一把脱下鞋子拎在手里。白天被晒得滚烫的公路，踩在脚底下还有些暖意。

突然她就很羡慕非洲部落中的那些人，也明白了为什么在她上大学的那个北国城市，有些人把暖气片埋在地板之下。

“真的很……暖呢。”她嘀咕了一句，甩甩头，甩掉了即将涌进眼眶里的泪水，拎着鞋子，她大步地往前走去。

3

“小蝉，不是我说你，这么大的女孩子了，一天毛毛躁躁的，尽给我添乱！”屋子里，妈妈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换着遥控器一边训斥着女儿，“好好地为什么不想学车了？”

“妈！”夏小蝉倒在沙发里拍着额头，“我不是说过了嘛，教练凶得跟二大爷似的！再说学车有什么用？贪贱吃穷人，因为学车便宜，大家就都跟风！”

“歪道理还一大堆？你说你这小孩到底是不是我生的？怎么老是头上长角？”

“我当然是你生的，妈你怎么忘了，你不是重复N次，说你吃着避孕药还能

把我生得这么多不容易吗？”夏小蝉知道和妈妈争辩是没有用的，又不能说自己在校闹的祸，更不敢提自己被人捉弄的事。她只得嬉皮笑脸，胡说八道一番企图混过去。

“你……”妈妈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好在客厅的电话响了。夏小蝉如蒙大赦，溜烟钻进了浴室，抛下一句：“妈，一定是找你打麻将的！”

她故意磨蹭了半天，希望出来时候，妈妈已经出门了，没想到一拉开浴室的门，妈妈满脸喜色地站在她面前：“来来，小蝉，坐下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！”

“好消息？”小蝉疑惑地被妈妈拉到沙发上坐下，短发上还在滴着水，她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听妈妈眉开眼笑地说了出来，“妈妈也知道现在工作难找，你爸爸打电话来，说老张已经在市日报社做到了发行总监。前几天托过他，这不，他给回消息了，弄个位置还是没问题的……”

“日报？”夏小蝉瞪大了眼睛，擦头发的毛巾停住了。

“老张说了，先实习着，只要进去了想办法站稳，熬个几年就能挣个编制，也算是铁饭碗了，好在你年纪小等得起……”

“等等等等！”夏小蝉急着打断妈妈的话，一字一顿地问：“你、要、我、去、做——记者？”

“怎么？高兴得糊涂了？”妈妈嗔着她，“我说了这半天你还没明白？”

“——”夏小蝉看了妈妈两秒钟，终于惨叫一声，“啊——完了！我完了！”

“什么你完了？”妈妈吓了一跳，“说点吉利话行不！”

“老妈！”夏小蝉一骨碌从沙发上弹起来，挥舞着还在滴水的毛巾，“现在！轮到我怀疑——我是不是你生的了！你这么不了解我！我的天，我的上帝！我最怕写作文了！高考要不是语文差了点，也不会考了那么个三类大学！我记得小学时候，一变态老师让我们写日记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想说你写的那个轰动全年级的日记！不就是上街去买文具，结果左拐右拐什么来着的！”

“是‘今天我上街去文具，我左拐右拐，左拐右拐，左拐右拐……一直拐了五五二十五个弯，没有买到，我于是又左拐右拐，左拐右拐，左拐右拐，拐了六六三十六个弯，还没买到……’”夏小蝉想起自己当年的“杰作”，不由乐出了声，“那个

变态老师要求写五百字,我从五五二十五,写到八八六十四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,不用跟我再摆那点八百年前的小破事,你拐了九九八十一一个弯都成!”妈妈不耐烦,“这不刚好功德圆满拐进了报社!”

“老妈!”夏小蝉额头冒汗了,“你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嘛?我作文水平这样烂怎么做记者?!算我求你了,我明儿就去巷子口摆摊卖冰糕,不在家里白吃白住还不成吗?别把我送去那地方活受罪!”

“这说的什么话?”妈妈一脸匪夷所思地看着女儿。她知道这个孩子虽然淘气,但是很孝顺,于是半真半假地使出了杀手锏,“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!虽然是个临时工,可多少人想进都还进不去呢!现在工作有多难找你知道吗?如果不是为了你,我犯得着低三下四地去求你那没良心的爸爸?”

“……”夏小蝉嘟着嘴,不说话。

“你存心气我,是不是?当年他说离就跟我离了,我怎么就把你给带这么大了……”

“好啦好啦,我错了!妈!是我不好!”果然,夏小蝉最怕妈妈念叨和爸爸离婚的事情,她不想让妈妈伤心,只好认错。

“那你去还是不去?”妈妈趁机进逼。

“……”

夏小蝉咬着嘴唇,两只手交换着揉搓毛巾。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
“我不怕不怕啦,我神经比较大……”卧室里的手机忽然响起了欢快的歌曲。啊哈!真是救苦救难!“我接电话先!”

夏小蝉救火一样冲到卧室,接了起来:“喂,你好,哪位?……什么?是大熊啊!!哈哈!……我还说你准是忘记我了!……哪里?好,好,半小时后就到,拜拜!”

挂了手机,她对妈妈丢下一句:“老妈!是大熊!他约我去泡吧,我们N年不见了,我这就得去!”一边就抓起包冲到门口去换鞋子。

“熊彦是吧!”妈妈没好气地冲着她喊,“以前整天跟他野在一起,逃学偷人家的桑葚,被告到学校!现在又混到一起了!这个熊彦,有女朋友了没?”

“我怎么知道?”夏小蝉笑嘻嘻地回答,“估计没有吧!”